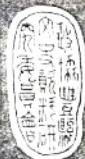


丰县文史资料

第四輯

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丰县图书馆
馆藏
第四輯
上

目 录

毛家打城·····	李继笃调查资料、杨化民综合整理	(1)
北伐后,丰县首任县长王公琦·····	董尧整理	(7)
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冯治	(15)
回忆我父张祥登·····	张金鹏	(26)
骑兵第三师在丰县·····	陈益甫 董玉树	(30)
二打刘保恩·····	李子祥	(33)
崔庄战役亲历记·····	崔向士	(36)
在战斗中成长		

——回忆我的青少年革命时代

·····	张志诚口述 杨化民整理	(41)
新范庄之役·····	穆延海整理	(52)
黄幼衡丰县起义·····	王丰	(55)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丰县黄体润日记选摘·····		(59)
丰县战时概况序·····	黄体润	(67)
刘季洪小传·····	尹克舜整理	(69)
抗日歌谣·····	李长年搜集整理	(71)
政协丰县历届委员会简介·····	县政协办公室郁觉明	
整理·····		(76)

丰县历史上的水旱灾害·····	丰县水利农机局档案室	(86)
首善乡张老家惠河地下涵洞·····	张启业	(92)
漫谈解放前的丰县梆子戏和剧场·····	杨化民	(96)

解放后的丰县戏曲·····	渠时宣整理 (107)
丰县教育大事记	
——清末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陈益甫 杨化民 (120)
解放前, 丰县卫生设施及医药、医师概况	
·····	渠敬文整理 (135)
怀济堂药店·····	···杨秋心 (154)
名医朱守成事略·····	仇广汉 (159)
丰县的婚丧习俗及改革·····	杨化民 (163)
清末民国丰县见闻杂谈·····	杨邵农 (179)
王敬久讲的故事·····	蔚明 (192)
丰县古城之一——食城·····	本山 (195)
三大奇象·····	齐运增 (196)
三官庙的来历·····	齐运增、张义军、高正楚 (199)
十里庙的来历·····	齐运增 (201)
民国时期丰县城关的名小吃·····	杨秋心、苏云鹤 (203)
来函照登·····	仇广汉 (206)
编后的话·····	(207)
政协丰县文史工作人员名单·····	(208)

首羨乡张老家惠河地下涵洞

张 亚 启

编者按：本篇系作者张启业同志三亲资料，经与县水利农机局档案室有关《惠河水利工程概况》的档案资料查对无误后定稿的。

惠河（单县称蔡河）的上游，来自山东单县东北伸入我县首羨乡境内，经在李庄西端、崔楼村后而北折，过宋庄东，穿沙河店、吴楼、张后屯三村之间，蜿蜒北去，至张老家与来自金乡县的白马河相会，遂北入红卫河流入南阳湖。

该河位于两省三县的边界地区，过去由于未能统一进行水利工程规划、上下游之间联系不够，曾多次引起水利纠纷。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屡经协商，但均未能解决问题，直至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届人代会期间，两省才在北京达成了惠河治理工程协议。兹经两省分别作出设计，但工程未能及时完成，一九六三年秋又引起纠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上旬，在水电部规划局的主持下，才签订了“关于处理丰县与金乡县边界水利问题商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一九六四年一月，全国水利会议期间，水电部规划局对“纪要”作了补充说明，即：1.马桥改段道以下，形成一个封闭区，内外水分开，沿河作建筑物。

2.内部顺坡挖沟，挖沟标准十年一遇，下流面筑堤。3.两省各行设计，报部审查。

根据“纪要”和“补充说明”的精神，制订江苏部分惠河工程扩大初步的设计。

惠河地下涵洞是惠河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所以修筑这个涵洞，缘历年来，惠河、白马河给两省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每逢汛期，河两岸的群众因争水利经常发生纠纷，轻则闹事，重则流血拼命；而大幅度的庄稼为两岸的泛水吞没。位于两河间的村庄，墙倒房塌，从张后屯的高地西望竟一片汪洋。旧社会的官府，将治河经费，括入私囊，以至徒具治河之名，而实害犹存。

解放后，因河患引起的纠纷，仍未息止，后来连地方政府也卷入斗争的漩涡。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金乡县水利指挥部未经协商施工，并采取隔河取土，破东堤，建西堤，将月河在苏楼打坝堵死，对赵口至陈楼段的惠河治理，单方进行。因之一九六二年二月两省水利厅长的“协议”，同年十一月九日水电部206号批示核定我县经费三十万元，由于金乡县阻挠未能定线放样，我县多次去电、派人联系，均未见成效，遂激起首善乡广大群众的义愤，到金乡县施工现场烧毁机棚。当时首善公社党委书记潘茂哲同志迭向金乡县交涉，伊均置之不理，后形成刀枪对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转即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莅临视察，亦未解决。一日黎明，山东民工突然动工，我县群众即鸣枪警告，不意对方置若罔闻，继又冒然射击，将对岸一民工的臀部击伤始告停止。事态扩大，遂由江苏、山东两省上诉至中央，经国务院决定根治惠河，免除后患。

后经两县派员视察研究：如留闸门，则上游水大，河势外溢，河西受害；如不留闸门，则沙河店的水没有出路，涝成水灾。最后决定在惠河河床下穿西而东修一地下涵洞。经中央水电部拨款三十万元，由首义公社主任渠敬珠同志负责修建。计用民工二百余人，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动工，至十二月底完成。

地下涵洞，乃地下之河，其施工难度较地面为大。涵洞系东西起槽，全长七十米，深七米，四壁均厚一米，宽一米八，高两米，隧道行人方便。为安全起见，两端进口处设有闸门及密置的钢筋，以免游人为急湍漩入。东端出口处，呈喇叭口形，使西来之水便于直泻，这样可使惠河两岸之水经沟渠由张集东边的干沟注入苏北堤河。

当工程进到四米深时，流沙象浆糊一样往下塌陷，这只好在日暮或黎明气温凝冻时，切成豆腐块状，由下向上传递，至中午解冻时，则又塌陷如旧。当时领导干部及水利工程师和河工群众，并未因此气馁，又想出在隧道四周凿机井抽水的办法，使周围水量减少而流沙能形成僵固，这样就能继续施工了。不意至六米深时，流沙再度塌陷。于是一边抽水，一边凿进，又以木板封墙，抵住流沙内陷。至六米半深处，再也无法下凿了，遂请示上级批准，深度至此而竣工。

这次工程，是在冰天雪地中进行的，时近三月之久，干部、民工，历尽苦难，终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当时丰县副县长钱龙章受中央委托验收工程，当其站在“人”字形的惠、白两河的交流处，环顾四周，兴高彩烈地说：“此处真是个好地方、好风光，我如果不离开丰县，晚几年要在这里修建一所疗养院……”。

惠河地下涵洞建成后，这就解决了上游来水不外溢，河东洼地能通过惠河涵洞而东流，从此解除了两省临河群众历史上的积怨纠纷。至一九六五年春，又在两岸河堤，遍植杞柳，郁郁葱葱，好象蜿蜒的绿蟒。而今杞柳已除，换植刺槐、榆、杨，岸树成林，景色蓊郁，成为优美的游地了。两河之间的盐碱农田，也都变为良土，沿岸的农民，年年丰收，岁岁增产，昔日的荒凉灾区，今天成了幸福乐园。沿河的百姓，都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漫谈解放前的 丰县梆子戏和剧场

杨化民

梆子戏因以其所用的乐器梆子而得名。其腔调起源于我国的古时的秦西北地，故亦称秦腔。其音调高亢与高腔为一路，只是流派不同，犹二簧之与昆曲也。

梆子戏盛行于我国北方，随着地区的变异而有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等。我县地接山东，故丰县的梆子戏，最初属于山东梆子的范畴。

旧社会的优伶（俗称戏子）、娼妓、吹鼓手都为当时封建社会人士所不齿，认为这些人的职业最低贱，列入旧社会等级的下九流。所以旧社会的戏曲演员，难登大雅之堂，在群众中间也没个大号，只呼其乳名或起个绰号，即使著名的唱角也是如此。有的演员一向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更多的是连姓名也为一般人所不知。

丰县梆子戏从清末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涌现出不少各种角色的著名演员：如大净周连芳、麻拉（即李克建）、李二（即李正心，丰县师寨乡大李庄人），花脸如蒋捧（即蒋显奎），旦角如何二、燕娥、张二娃。女旦角二拔

(原名贾福兰，今微山县夏镇人)是丰沛一带最早的妇女演员，以反串小生演唱“太白醉酒”“反徐州”等戏为有名。文生如薛鹏(即薛怀玉，共产党员，原籍山东单县薛庙村人，演唱生活多在丰县，其妻系丰县蒋单楼村人)，其出色演唱剧目为“捉寇”“五凤岭”“南阳关”等，唱腔圆润自如，词随声转，声与情合，是湖西各县著名的生角。薛怀玉的徒弟斧头即李云鹏，丰县孙楼乡三合里村人。原卜老家科班出身，后又拜薛怀玉为师。其唱腔除遵循其师的唱调外，并结合河南唱腔独创一格，曾录音“两郎山”唱片。须生如红脸五(即孙继福)、何十(即何化伦)、马奎(即马登云)、双郎等都是出名的。其中以马登云的“送女”、“跑桃园”其身段动作为有名；另如双郎的“地堂板”都是得心应手的戏。又如丑角张二磨棍的“大鸛缸”、黑迷(张的徒弟)的“卷席筒”都是有拿手的代表戏。

旧戏班的领导人叫“掌班的”，犹如今天的剧团长。负责排戏及每天挂牌出演剧目的叫“抱单的。”(“单”就是用溜子写好的剧目)，如今天剧团的导演。旧戏班的演员可以跳班(跳出原所在戏班参加另一个戏班)或搭班(外来的演员参加本戏班)，但班底演员变动不大。戏班也可以“票串”，票串不是职业演员，都是到戏班逢场作戏，演过就走，俗称“玩友”。

旧社会里在农村演戏，没有固定的场所舞台，只是在空旷的场地上临时扎台子。戏台是用八个高六、七尺的方木凳架起，上面排列木板，中间用两扇檐门和秫秸箔隔成前后场。檐门吊着门帘，上首檐门横额是“出相”两字，下首横额是“入将”。前场的上空搭着布蓬，藉以遮蔽日光。后场

周围用篱系着，与群众隔离。是放置大衣箱和演员化装的地方。前场的正中稍后，放一方桌（带桌围），两旁有坐椅（放椅搭）。鼓乐手在前场的右边。伴唱的乐器有鼓（鞭鼓和大鼓）、板、大笛（即喇叭）、板胡、梆子、大锣、小锣、大钹等，打梆子的兼拉场面。旧时戏台扎好后，戏台前面两柱上要贴上耐人寻味的对联，如：

天下事，无非是戏，

世间人，何须认真。

你一枪，我一刀，总杀不死，

骑着马，坐着轿，非走难行。

戏台的对面，搭有神棚，神棚是起脊的屋形，面积约两间屋长宽，三面围箔，前面敞开，后面正中放置方桌。说起搭神棚，一因农村唱戏多是敬神、还愿或全家福的平安戏，也有为倡议起集市、牲口市而演唱的，一是有时要到神棚里来点香、敬神，三因附近一方的头面人物如地主、豪绅之流，要有一个特殊优越与众不同的看戏场所，所以在神棚内稍前放置一排桌凳，摆上茶壶、茶碗，专供这些大人先生们享用。

各地赶来看戏的农民，都拥挤着站在戏台前边，虽烈日当空，汗下如雨，或值隆冬，寒风扑面，仍坚持观看。只有地主的小姐、太太才坐在马车或太平车的车厢，上面用席扎成拱形，车门还用布幔遮掩着，在布帘内偷偷摸摸地看和听。

戏台后，白布篷下，有开宝的，也有捻牌九的，还有猜黑逮红、转鸡蛋的小赌场。戏场外围有茶炉、饮食摊贩、卖零食的及卖小几玩具的，满场喊叫兜卖，喧嚣凌空，还有剃

头挑子和讨饭的叫化子，把旧社会的形形色色，都点缀齐备。

旧时演唱都是一日两场，也有加灯戏的。开锣时，演员入后台化装，开场时先“打闹台”，一般是打急急风、九抽板、小碎锣、冲杀……，三遍锣鼓打过后，才从后台走出一个文官扮装的演员来“踩头场”。首先稳坐在台正中的椅上，来个慢吞吞地四句开场诗，念一句要停顿下来，好象有意识地消磨时间似的，到第四句才站起来行腔。接着起板，来一段梆子原板的小篇，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年深久远，有尧舜和禹汤四大名贤……”或是“昔日有个二大贤，兄弟二人让江山……”，这段唱词唱完，后台的演员正好也化装完了，然后才正式接演正本戏文。

旧社会有点戏的惯例，这不过是有钱的人借以钓名沽誉罢了。“抱单的到神棚内，把戏摺展示在达官贵人的面前，他们便选出自己喜爱的剧目。哪个老爷封赏，就唱哪个老爷点的戏目。旧时一般都是两千文至一元以上不等（此钱归戏班全体演员）；另给“抱单的”小赏（归抱单的个人）。如不点成本的戏目，也可以点“加官”。“加官”分“跳加官”和“落地加官”两种，点“跳加官”不过一千文，但“落地加官”要两千文。“跳加官”是后场出来一个头戴乌纱、身穿红官服、手持笏板、面带一副假面具的官员，随着锣鼓的节拍跳动，还要把“天官赐福”四字布额展示给群众一观，表示给这个点加官的老爷加官赐福。“落地加官”是扮成八仙的神装，从台上到神棚内走动一番，因从戏台到地上至神棚，故称“落地加官”。

一旦有人点了戏，前台上要出来谢赏，抱单的拿着点戏

的赏钱站在台前，高喊：“谢——××老爷的赏！”，左边站着一位穿红官服戴公子巾的演员，便弯腰用右手向下“打欠”（“打欠”是封建社会的礼节，比跪拜礼轻，表示要跪拜的意思），表示谢赏。这时群众正听着有头绪的戏目，忽然停演，另换新点的戏（俗称“借出”），惹得群众不满。如点戏的人多，接连不断地更换戏目，弄得半天听不到正本戏，只不过为有钱阶级捧场扬名罢了。

旧社会里，有时还唱“爬杆”的戏，所谓“爬杆”，是在前台一边的台柱上，绑缚一根高出台柱两丈多的木杆，在武打时，武生从台柱跟前的方桌上，迅速盘旋爬至杆的尖端，用肚脐顶着，四肢平伸，再周围旋转，然后一腿缠杆，倒转直下。这种武技表演，在当时很博得观众喝采，常不远十多里而来，观赏此技。

旧社会对艺人的劳动素不尊重，演唱到精采处，就“叫好”“喝彩”，如果发现唱词、唱腔不满意时，便当面挖苦，喝倒彩、叫倒好，这是旧社会里地痞、流氓看戏形成的陋习。有的恶少竟面对演员谩骂，逼得台上演员也与之还骂的闹剧。记得我在幼年听大净周宝（杨山周寨人）演唱时，因唱词不清，一群流氓。口出恶言，一次两次尚能容忍，久则气忿难平，后周宝也在台上提高嗓门唱着：“大喝三声威名震，问声龟孙他骂谁；他骂我来我骂他，他骂我也不是一回……”，引得听众哄场大笑，成为趣谈。名演员有时也失误，但能随机应变，弥补漏洞，使听戏的人看不出破绽。如大净李克建唱“高老耀观星”，在上观星台时，不慎失足跌下来，但他不慌不忙地却改唱道：“年纪老，血气衰，走不上望星台，重抖精神再上来……”，台下观众，听了反觉得很

切合实际。

农村唱戏，有的加演夜戏，旧时唱夜戏用的照明工具是用两个粮食扒斗缚在台两边的柱上，里面放置黑碗棉油灯。灯戏剪锣（俗称“煞戏”）后，有的紧接放焰火，空中火花乱飞，又是一番夜空美景，即我县的歌后语所称：煞戏放焰火——紧接着。

旧戏班演唱的台口。都是和各地批合同。双方协议演唱的天数、待遇（戏价）及其他条件，达成协议后，至前次批戏唱到最后一天下午，后批戏的便到演唱地点用太平车两辆去接戏箱。以后谁再批戏，谁再去接箱。

梆子戏出演的历史传统剧目，大多含有封建迷信或色情毒素，尤以丑角在科白中插入些低级庸俗的语言和猥亵动作。但在旧剧目中，也有不少人民性较强或传播历史知识的戏曲。群众在旧的道德观念基础上，对剧本中的人物加以是非、忠奸的批判，培养群众的正义感和获得些历史知识。在精神上则如“黄连树下弹琴”寻些苦乐，这些都是群众在旧社会看戏的有益收获。

旧演员对戏曲中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以及舞台形象，有的也能批判改进。少年时，我在蒋单楼小学读书，常和名生薛怀玉会面，听他谈到旦角张二娃的走场子（外人称“一溜风”）时，说他不分场合，在花园观花走剪股形（“8”字形）一溜风地飞走，还唱着：“这边开的是牡丹，那边开的是芍药……”这是跑马看花，能算赏花吗？只知走场轻快，不知是在赏花，这就是“失场”……。

有一次在单县地区，薛与一位郭运福名生分别演唱“提寇”和“南阳关”两个剧目，由戏曲评判员分别评判优劣，演

完后，薛指出郭生扮演寇准的“失误”，在于观清官匾用袖拂拭，清官匾高悬，怎能以袖拂拭？又未提防潘府的人，便接唱“好一个清官潘仁美……”，这是失误。应当在看清官匾时，要拭目仰观，观前要看有潘府的耳目，这样才能与当时的情况吻合。郭生感佩。故“捉寇”一剧，是薛怀玉的拿手好戏，直至今日，没有一个生角能与他的捉寇”相颉颃，更不必说超过他了。

民国时期，各地也不断地培养梆子新演员，俗称“打窝班”，又叫打戏，经管打戏的人叫“管主”。管主多是地方上的财主或是官场中的有力者，这种人打戏都是为了钓名沽誉，管主要负责培养新演员的生活用费。那时学戏的都是十二、三岁至十五、六岁穷苦人家的孩子，三间屋内，麦草打通铺，既是教室，又是宿舍。教戏的老师一句句地向学员教念台词，台词背熟后，再配合口头锣鼓排演场面，如唱、做、念、打有错误，便用白楝杆子打去，所以称为“打戏”。三年出师后，还要为管主效劳。

我县各乡打窝班的，有杨楼（现属单楼乡）的科班。老师叫“小壮”，外号“戏补丁”，真实姓名是纵连璧。出班的演员有花脸蒋显奎、须生蒋天玉等。和集科班的教师是刘广德，演员没有出色的，只有须生靳广声和二花脸李秀臣有名，李是本县首义乡张集大队六队人，当时以“芦花荡”的演唱名噪一时，后被其母灌饮牛耳屎失音，始脱离戏班。又如小老家（现属马楼乡）的管主卜昭贵请戏师蒋立珍（赵庄集大孙庄人）打的窝班戏，也培养出优秀的演员，如李云鹏等都先后在地方农村出演。丰县的梆子戏名闻遐迩，素有“梆子之乡”的称号，而周围邻县戏班都有丰县的梆子演

员，故又有“无丰不成班”之说。

在县城内演唱的最早固定剧场是城内西关城隍庙（今大同街路北，县科协、科委所在地），庙内有戏楼，两旁有东、西看楼，场内能容纳观众两三千人，在当时的条件，是最好的演剧场所。两旁楼上的雅座，都是上层人士的座位，旧官僚带着太太小姐看戏，有茶水，磕瓜子、吃点心，手巾把凌空掷过，好象表演杂技，有时喝送点心，或高声喧哗，评论戏角，或点戏另换戏目，加上场内卖零食的兜售声，嚷成一片喧腾。

其次是南关火神庙的戏楼（在今丰县实验小学的东边），入庙门，即是坐北朝南的戏楼。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秋天，河北梆子某戏班，在这里唱了一年多，他们是一人在庙门收戏价，每人二十文、三十文，多少不拘。河北梆子以笛为突出的乐器，嘹亮悦耳，唱腔高亢激昂，深受群众欢迎。这个戏班著名的演员有三个女旦角，两个外号称“大把式”、“二把式”，大把式叫王桂喜，二把式就是安翠芝，还有个叫大玲（原名崔凤仙）。著名的丑角叫杜合庆。这个戏班的武打也很突出，如演“铁公鸡”时，真枪真刀，耀眼炫目，武生出场即将刀插在地板上，以示真货实料。记得在演唱“翠屏山”一戏时，武生安福禄一时失误，将扮演酒保的杜合庆的耳朵削去一半，杜捂着血耳朵避入后场。

民国二十一年，丰县国民党领导的七业工会，工会主席王汉卿（今王沟乡王戴楼村人），以工会名义在城内东北角高皇庙内筹建戏园，取名“同乐舞台”，是与民同乐的意思。庙门南向，后殿三间作后场，前面砌成高四、五尺的平台，上用席搭篷，作为前场。院内用木栅隔离，分池座和站

看，池座内有长桌、长凳。当时池座戏价每位一角，站着在外门买签入场，每位两个大铜板（四十文）。何十（何化伦）、红脸五等常在这里演唱，有时将全本三国戏连续演出。不久又来了一个唱红脸的，唱腔象卖豆沫子的腔调，群众都叫他“豆沫子客”，唱了半年，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后来此园聘请来一个有名的戏班，其中有个女旦角名演员叫筱艳琴的，色唱俱佳，引人入迷，丰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李乃正（字式之）也迷恋成疾。筱艳琴去山东单县演唱时，地主蒋天树（宋楼乡蒋寨门人）随后追逐，企图假香依玉，但亦未接近芳体，当时传为丰县艳闻。

至民国后期，梆子戏班的旦角都是妇女以女扮女了。如外号“绿大褂”“红大褂”等女角，都在丰城名噪一时。

城内吴架子街的罗玉振，看到北关戏园的兴旺很羡慕，便于民国二十二年在吴架子街路北利用旧院建立了一所戏园，名“新丰戏园”因两园一在北关，一在南关，遂称“同乐舞台”为北戏园，“新丰戏园”为南戏园，两下明争暗斗，各奔前程。为了排演出色的剧目，罗玉振聘请林靖夷（即林凯）改编了一部《三省庄》当脚本，意图将这部通俗的历史小说改成戏曲出演来引诱听众。

至日寇侵占丰城后，伪政权建立，也粉饰太平，又恢复了新丰戏园的演唱，并设有赌局，汉奸头子侯本升是这个戏园的后台，经常来此看戏或开宝赌博。汉奸太太随从护兵，玩耍点戏，拜得群魔乱舞，丑态百出。

在丰县国民党的游击地区，于一九四〇年也成立了丰县“晓风剧社”，蒋天印任剧团长。当时演员如马登云、李云鹏、纵连璧等都在此班内，不久该剧团移交丰县政训处。